

图书馆礼赞

刘绍雄

那天,出了地铁口,遥见一座庞大的建筑物。其宝蓝色屋顶下,像是搁着一册巨大的书本。浅乳色层岩墙体似历史的册页,似乎可以让人随意翻动。这就是坐落于中关村南大街33号的国家图书馆。

沿着汉白玉石阶进入南区馆内。进门,先过安检。食物、水不得带入,只好转身去寄存。进入门内,只见大厅墙上展示着新书信息,以及国图讲坛和中国典籍文化讲座实况照片。这里每年举行文化讲座达二百多场,众多的热心听众参与听课,以增长知识,开启智慧之门。我在大厅操作自助办证机,投入身份证和百元卡费,很快就有一张读者卡从机器出口吐了出来,极为方便、快捷。

持卡乘电梯去顶层书报阅览室。一眼瞥见中庭的阅览大厅,像一个硕大无比的方形漏斗,上下三层,每层厅内坐满静静读书的男女读者。这里如同一座巨型中式庭院,既古色古香,又极具现代感和未来感。室内光洁明亮,采光极好。阳光穿过半透明膜状结构穹顶,轻飘飘地浮游在空中,悄悄落在橙黄色书桌和地板上,耀眼夺目。据说穹顶具有过滤紫外线功能,置身阳光下,全无被晒伤之虞。

刷卡之后,轻轻地踩着柔软、洁净的厚地毯进入阅览室内,映入眼帘的是两两相对的阅读桌椅和报架、刊架。阅读桌子的桌面有坡度,以利于看书。一排排刊架和报架占据很大的空间。这里有着两个显著的特色,一是静,二是净。室内窗明几亮、处处一尘不染,连所有的标称铭牌都被擦拭得锃亮闪光。看书报的人不少,桌椅上几乎坐满读者,却不闻声响,偶尔有翻报、翻书的沙沙之声,如阵阵微风轻轻拂过。

我喜欢在书架夹道的空间里来回踱步,这让我感觉像是来到了广袤的原野。田地上分门别类栽种着的庄稼井然有序:这边是大豆高粱,那边是红薯玉米;这边是绿莹莹的藤蔓植物,那边挂满累累的瓜果。似乎所有的书籍都规规矩矩地排列成行,终于等到了我,接受我对它们的检阅。好想与近在咫尺的书们说话。可书一直沉默着,一言不发。直到打开它,阅读它,发现原来它就是我的知音,我与它已然默契,是相见恨晚的好朋友。

图书馆将优秀的人类历史文化,系统地保存下来。它有助于后人在吸引前人经验的基础上,更好地发挥创造,推动历史前进,让世界变得越来越美好。

得越来越美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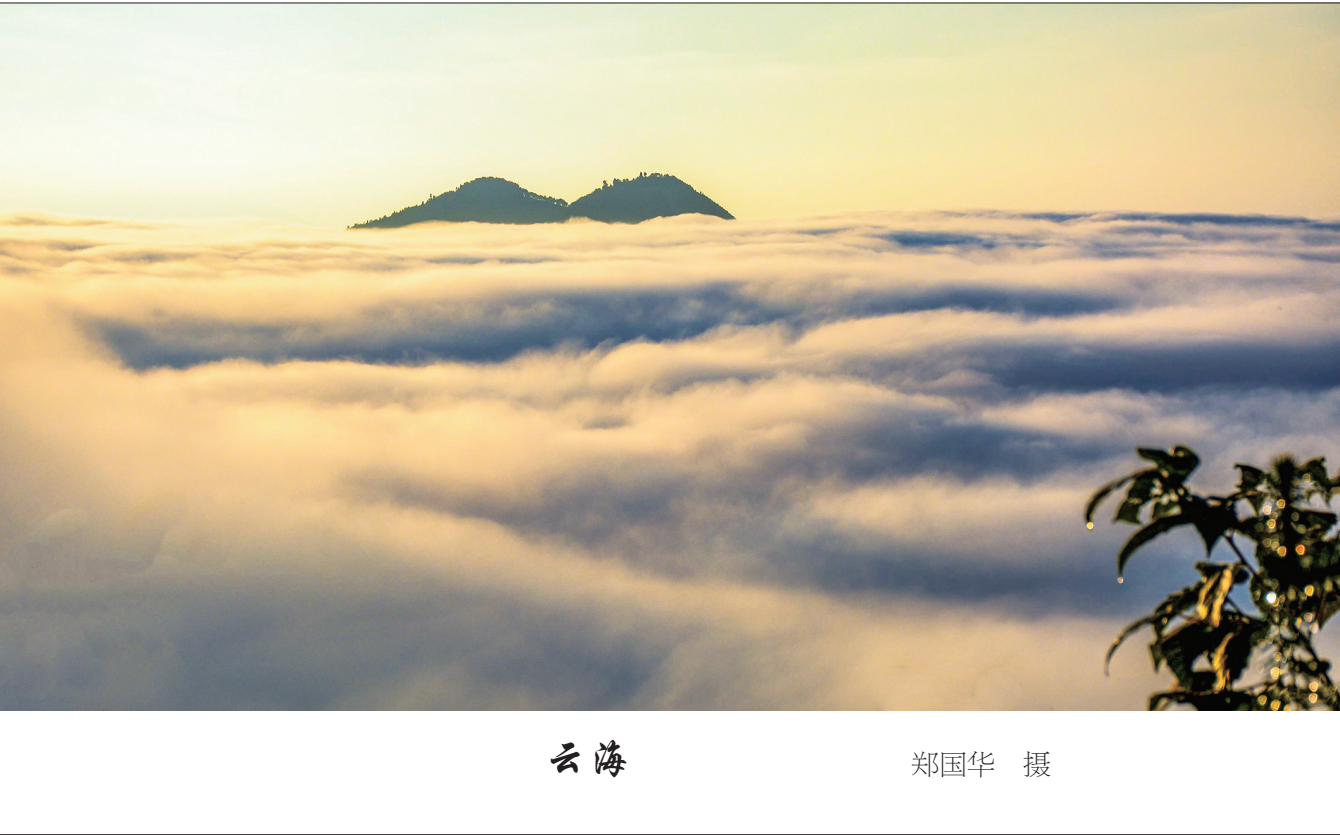
图书馆安静恬适的氛围让人心胸顿时平静下来,静如止水、澄沏如镜。只因为沉静,面对书籍就开始与灵魂对话。触摸着散发油墨香味的书页,心胸刹那间豁达起来,思想的明窗蓦地打开,外面的世界怎样、身前身后名怎样,一切皆与我无关,此刻只专注于阅读。直面书籍,我成为蓬勃向上的绿色植株,在书籍中吸收营养水分,在书本的“圣光”照耀下默默地进行光合作用。

在浩瀚的书海里遨游,我感觉自己仅是一粒芥子、一屑微尘,何等渺小,而自己所学所知又是如此浅薄、简陋。

接近中午,我从书报阅览室下到右侧一楼开放式借阅书库。我在文学类书架上挑了四本书,便去办理借书手续。这才发现,借书只能在自助借还书系统上完成。扫描读者卡,输入密码,接着一次性扫描所借的四本书,很快就办完借书手续,完全不需要管理人员介入,真是高效、便捷极了。

从此,我成为国家图书馆的常客,几天不来图书馆,仿佛就有“面目可憎”之感。

(刘绍雄,武冈人,湖南省作协会员)



“农民诗人”姚起

姚 佩

“春天已经走远/夏天已经走过/我行走在寒冬的风里/这世界如此寂寥/一只黑犬在草里追赶一只灰兔/田野的花金黄金黄/给黄土地涂抹一种灿烂的颜色/如此眩目/四周是柑橘熟透的金色/是桂花沁人心脾的清香……那个人,不再回来/那段故事不再重演/我时常回来,再不是从前的我。”

上面这段文字选自诗歌《故乡野鹅塘》,那些散落在时光里的记忆》,写得朴实无华又回味无穷,读起来有点惆怅有点感伤。写诗的是一个车行的工作人员,他就是我的哥哥,邵东“农民诗人”姚起。

哥哥爱写诗,应该是初中时候开始的。20世纪八九十年代,席慕容、汪国真、北岛、海子等现代诗人的诗歌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人,那个年代仿佛是现代诗歌的年代。哥哥到了高中时,写诗读诗似乎成了一种时尚。不少高中成立了文学社,涌现了一大批充满活力的校园诗人。

那时候觉得哥哥诗写得很好,也认为他的人生一定是与诗为伴

了。然而高考的失利让他放弃了自己的梦想,后来他跟父亲去了江西,在造纸作坊当学徒,再后来开过小店做过小生意,但工作都不太顺利。在忙碌的生活和无奈的现实中,他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追求。直到2016年,20余年没写诗的他,又重新提笔写诗。

哥哥是一位朴实真诚的诗人,他的诗通俗易懂,仿佛是在和你聊人生,聊过往,字里行间耐人寻味。他也是一位对故土情深的诗人,他的作品有很多是描写家乡野鹅塘的。因为生活所迫,前几年在外面漂泊,他把自己对家乡的思念融入到关于野鹅塘的文字里。这些诗中有些写得很浪漫,有些写得很惆怅,有的写得很深情……借景抒情,托物言志,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一种特别的情感。

“环抱的山岗/围绕一个清澈的池塘/碧波倒映皎洁的月亮/春风吹来山花香/夏风徐徐荷叶晃/秋风起时柳丝黄/冬风烈烈炊烟荡/那是我/梦中的天堂,久违的故乡……”这一段文字节选自哥哥的诗歌《在

野鹅塘,谁撒渔网打捞夕阳》,是他阔别家乡多年,于2022年回到家乡后的感受。

近年来,哥哥的诗作在《中国诗歌文学精品》《当代汉诗》《作家美文》等几十家平台发表,有诗歌入选《当代百强华语诗人》《中国实力诗人诗选》等五十四种选本。他的诗作还曾获“丹江杯诗歌大赛”一等奖。哥哥现为《芙蓉国文汇》签约作家,湖南省诗歌学会会员。

这些成绩或许代表不了什么,只能表现出这么多年他对诗歌创作的不懈追求。而今他在车行工作之余写写诗歌,一边是现实和生活,一边是诗与远方。人生道路虽然坎坷,但没有磨灭诗人的向往,他身体里仍然有梦想在涌动。

(姚佩,邵东市美术家协会主席)



两处景点佳联赏析

卢学义

邵阳旧称宝庆。宝庆旧时有“八景”,这八处景色优美之地,都存有不少门楹对联。人们在赏美的同时,对一些对联也评头品足。其中有两处对联人们一直津津乐道,可谓“深刻”在大家的脑海之中。

“双清揽月”,这是八景之首。此刻,我们伫立在资江一桥上,目光随着江鸟,越过波光粼粼的江面,穿过重重叠叠的沧桑,停驻在一处绿荫掩盖的楼台亭榭之上。那就是双清公园。双清公园面积不大,但名气很大。这座始建于宋代的小巧玲珑的公园,曾激发多少文人骚客的灵感。明代诗人李青在《游双清亭》中写道:“天开画图在双清,绿水青山泼眼明。”车大任在《双清秋月》中指出:“郭远天津合,天官片月浮。”那个以“睁眼看世界”而闻名于世的魏源更是拍栏吟咏:“屿扼双流合,江涵一郭烟……”

烟雨朦胧中,我们隐隐约约看见那弯弯仄仄的一条山间小路,还有几处碑刻,更有几座古庙、亭阁。如康济庙、双清亭等,枝柯掩映,古朴庄重。更让游客眼前一亮的就是那座别具一格的“亭外亭”。亭外亭之所以这么吸引人眼球,主要是因为此亭建造在突兀江旁的“砥柱砢”上。这块磐石,可以说是双清公园的点睛之笔,非常有气势,非常有意境。

嘉庆十七年二月,时任湖广巡抚,后升任刑部尚书的顾璘巡游此地,他见此江石,“当水之冲,甚奇”,感喟之余,挥毫题下“砥柱砢”三字,并赋五律一首。砥柱砢从此不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,而是一种顶天立地的情怀,一股奋发有为的精神,这不正是邵阳人的写照么。

也就是亭外亭上,有一副流传甚广的、清末诗人徐小松题写的楹联:“云带钟声穿树去;月移塔影过

江来。”此联对仗甚工,情境双佳,堪称佳联中的佳联。在亭外亭的江北岸,有一座“国宝”级的北塔,与亭外亭隔江相峙。本联生动地刻画了景物的神韵:白云、钟声、银月、塔影融合成一种清幽的意像。作品构思奇特:钟声穿越树,传到对岸;月光轻柔直泄水中,伴着塔的身姿慢慢飘散开去。

欣赏了市区的双清公园佳联,让我们一同驾车驶向20公里外新邵县巨口铺镇的“白云岩”。这里古树参天,绿荫遮盖,流水潺潺,鸟语花香。在宝庆八景中称为“白云樵隐”。

白云岩始建于南宋宝佑年间(1253—1258),续建于明清。据《宝庆府志》记载:宝佑年间,僧人宝鉴披荆斩棘来到此山中,睹石像宛然,知因缘所在,盘坐其中,不食不语。后采樵人见之,感其神异,乃设供养,始开此洞。

白云岩景区内妙音寺、慈寿寺(已毁)、牧云寺、关龙亭、会仙桥等。最有名气也最有特色的是悬在半山之中的妙音寺,又名“云岩古刹”,俗称白云庵。庵就在穹形洞中。洞口有一副楹联曰:“云郁山峨,云是山,山是云,云卷云舒山自在;风清洞古,风是洞,洞是风,风吸风噬洞无心。”

说这一楹联是佳对,名家均认为无不道理。除了对仗严整,有景有情外,重要的是它写出了一种人生的哲理,那就是要豁达、逍遥、自信和雅致。

前些年,此联中的“郁”字因繁体笔画较多,加之镌刻年代久远而字迹模糊,辨认不清,后经专家考证,才认定为“郁”字。但在其他地方,也有与此相同相近的对联。此联因其落款不清晰,镌刻何年,出自何人之笔,均无法考证。

“龙马精神”小议(外一则)

张天野

所谓“龙马精神”,简单而言,就是说像龙马一样有精神。

何谓龙马呢?有说是古代传说中形状像马的龙。《礼记·礼运》说:“河出马图。”孔颖达注:“伏羲氏有天下,龙马负图出于河。”这就是大名鼎鼎的“河书洛图”。龙马是个什么物种呢?笔者大胆揣测,这可能是河马,古代中原气候湿润,有个把河马也不奇怪。当然,这是句题外话。也有人说龙马其实是骏马。持这种论调的人不少,像李白《白马篇》诗云:“龙马花雪毛,金鞍五陵豪。”还有一说,称《周易》载乾卦为龙、坤卦为马,龙马其实指代乾坤。

我们且不管龙马究竟为何物,看看“龙马精神”的出处。唐李邕《上裴晋公》诗曰:“四朝忧国鬓如丝,龙马精神海鹤姿。”这是一个偏正式形容词短语,用作宾语。这是诗人夸赞裴晋公像龙马一样有精神,像海鹤一样姿态高雅。可现在,这个成语却无端成了名词短语。譬如,河南孟津这个“龙马负图”之地,就把“龙马精神”奉为城市精神,就有些不妥。说起来,古代“精神”不同于现代“精神”,前者大多用以形容,后者则成了同物质相对的名词。

春来江水绿何绿如蓝

白居易是中唐的一位伟大诗人,他可是个多面手,不仅写诗,还会写词。是的,您没听错,老白还是位词人,他还创立了几个词牌呢,譬如大名鼎鼎的《忆江南》。“江南好,风景旧曾谙。日出江花红胜火,春来江水绿如蓝。能不忆江南?”读到“绿如蓝”这句,您大概和笔者一样疑

惑,绿和蓝是两种色调,白诗翁莫非色盲,把两者搞混了呢?

看一下注释,说蓝并非蓝色,而是蓝草。注意哈,是蓝草,而非兰草。大概是受简化字的影响,许多国人对蓝、兰分不清楚。事实上,兰的繁体字“蘭”也是草头,是一种植物,所谓梅兰竹菊,花中四君子里排名第二。而蓝则是另一种植物。蓝草的种类众多,“绿如蓝”中的蓝,说的概率是蓼蓝。蓼蓝虽然叫蓝,但它的花色却是紫红色的,而叶子为绿色,其叶色跟春江水色相似。问题又来了,蓼蓝既然不是蓝色,它又为啥叫蓝呢?原来,古代常使用酒糟和石灰来发酵水解蓼蓝,制造蓝靛。现代,少数民族仍然在大量使用蓼蓝加工扎染、蜡染民族工艺品。有网友说,蓼蓝在制作成蓝靛的过程中需要用水沤制三天左右,这时候的水色与春江水色非常接近,也非常漂亮。

这种说法很有道理,不过笔者还是有点异议。蓝草或蓼蓝固然绿油油的,但白居易只是当过杭州和苏州的地方官,又不是博物学家,对它们有专门研究。照常理推测,诗人喜欢用熟识的喻体,形容春江水绿可以用韭、芹这些常见的植物,甚至兰草也要比蓝草更合理些。于是,笔者推测,白诗翁可能写的是绿如兰,只是后人传抄时把兰误写成蓝,这才诞生了绿如蓝。

此外,白居易真的有眼疾,不是色盲,而是白内障。而江浙的江水无论长江水还是钱塘江水,都临海,某些特殊时刻,江水海水可能会混一。赶上白诗翁眼神不好,搞不清春江水绿还是水蓝,是否也有可能呢?聪明的朋友,你们说呢?